

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这是边防连最高的哨所。在连队生活几天，快走几步就气喘不止，晚上不吸氧必定难以入睡，而哨所的海拔比连队还要高近千米。换哨或送给养的日子，战士们每天清晨出发时，连队门前的河谷还笼罩在两侧山体庞大而清冷的阴影里，待抵达山顶的哨所时已是午饭时分，太阳早就一览无余地俯视着山川、营房和所有生灵。

听说通往哨所的简易路已经修通，可以乘车上去时，我内心为驻防条件的改善而高兴，但也隐隐有些不甘，攀登登顶的体验岂是乘车登临可比？可惜我的高原反应依然强烈，只好决定次日上午乘车前往哨所探访。

正值冬季，边防连前面河谷的水流瘦了一半，河边结着厚厚的冰，依稀可听见冰层断裂的吱吱声。透过两岸的一簇簇红柳枝和枯草，能够想象出夏季丰水期河谷里绿意盎然的景象——在大地主色调为土黄色的高原边关，这种景象并不多见。

连队营房背靠着一座高山，山坡上有一幅用白色石块勾勒出的巨型中国地图，地图的轮廓里是红色石块码起来的6个大字——“祖国在我心中”。哨所便位于这座山的顶端。

通往哨所的路，起自“祖国在我心

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那一刻，阳光和煦，微风习习。我和5名战友相互帮助，咬着牙冲破终点线，完成了一天内百公里的戈壁长途拉练。

这天清晨，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营已完成了出发前的所有准备工作。6点整，“日行百公里”拉练正式开始。远远望去，长长的队伍就像一条巨龙在茫茫戈壁蜿蜒前行。队伍最前头是迎风招展的营旗，队伍中是一个个斗志昂扬的战友，耳朵里回响着“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无论是所见还是所闻，只能用一词来形容——雄壮。

队伍行进了大约15公里，一场营队之间的角逐正式拉开了战幕。作训科宋参谋拿着扩音器喊话：“对抗考核开始，所有人员徒步进军转急行军。”随着考核组一声哨响，营队开始急速行军。两营旗手扛着各自的营旗冲锋在前，率先展开了激烈的角逐。队员们也不甘示弱，紧跟营旗，一路奔袭，为营队的荣誉竭尽全力。

急行军1个小时后，距离奔袭终点

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在燕山（外一首）

■胡松夏

那里的天空属于深蓝
映衬起伏的群山和熟悉的军营
对于色彩
假如有一万种解读
思绪就会飞扬一万次
心情会更温暖一万回

秋风过后
山上的哨卡被飞雪吹白
此刻，黑夜早已降临
火车正在驶向远方
轨道的上方布满闪烁的星辰
每一颗都是战士的伙伴

第一道防线

■孙利波

中的“中”字下方。这是一条由20多个“之”字弯组成的简易砂石路。勇士车沿着仅容一车通过的小路缓缓攀升，转眼便到了第一个弯，爬得越高，弯与弯的间隔就越紧凑。

山的坡度目测到了70度，车子几乎是在小心翼翼地前行，有几次似要拐出路缘，坐在车内的我也是小心翼翼，呼吸变得紧张，唯恐任何一个微小举动破坏了车的平衡。目光伸向车窗外，梭形的河谷像只巨大的眼睛，嵌在袒露着原始皮肤的群山间。阳光涂亮了河谷对岸山体的上半部，群山之外的雪峰跃入眼帘。阳光折射过来，刺得眼睛眩晕，我只好收回了视线，专注于眼前的路。哨所就在路的尽头。

下车后，我先是被两块石头吸引了目光：一块石头上用红色油漆绘着中国地图，地图下方写着“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”。另一块石头的上半部分，绘着蓝天、白云、一轮红日和一座高耸的山峰——山峰便是脚下之山，红日旁以“5”开头的4位数字是山的海拔高度；石头的下半部分用红漆写着“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”，让人不由想起那位同在高原边关驻守的年轻士兵。两尊山石像一对镇守山门的天神，傲然立于一段石阶的两侧。石阶平缓，铺往山顶，哨所就在那里。

天上没有云，哨所耸立在蓝色的天幕下，即便是仰视的角度，也很难用“伟岸”之类的词来形容它。若以建筑类比，建于方寸之地的它是简陋甚至是寒酸的，但在此时此地，它就是一个堡垒、

一座卫城。前方没有界碑的国境线就是它扎下的藩篱，朴实无华的外表其实是它最强韧的盔甲。虽然历经地动山摇、狂风骤雪，而它总是风骨巍然。站在主权的角度，一片西陲高原的荒芜之地与繁华都市的天价地块并无二致。

我顶着能把人吹倒的风，拾级而上。走进哨所，我与两位战士互相敬礼问候。他们的身体裹在厚厚的羊皮大衣里，戴着棉帽和防寒面罩，只有眼睛露在外面。在与他们目光交汇的一瞬间，我便知道，他们与万里边防线上的无数个哨兵一样，年轻且神经紧绷。所不同的是，在高原风霜的摩挲下，他们眼眶周围肤色是超越年龄的深褐色。

攀谈得知，这两位守卫在山巅的士兵，竟然都来自海滨城市。下士刘永生，大连人，南下北上待过多个城市，创过业，打过工，几年前受一则边防新闻的影响，参军来到了高原。列兵樊睿，青岛人，大学毕业后选择参军，他说“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”也是自己的座右铭。站在哨所向远方眺望，周围的地形、地物尽收眼底，两位战士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着情况，哪些点位需重点关注，哪个方向容易发生边情，俨然两个经验丰富的“老边防”。

从零海拔的家乡来到世界屋脊，两个吃海鲜的胃也习惯了吃牛羊羊肉。在他们的描述中，高原一年四季只有黄和绿两种颜色；春夏时节，河谷的绿色会持续三四个月，其余时间是漫长的黄。

戈壁行军

■王兴来

线还有100米处，一条印着“胜利就在眼前，加油！尖兵！”的横幅映入了眼帘。

宋参谋站在勇士车旁边，不断挥舞着大手，用大喇叭不停地喊着“快点，快点，一口气就到终点了”。战友们发起了最后的冲刺，他们两时夹水壶挎包，两手拉着背包带，大吼一声，冲过终点线。

战友们一个个满头大汗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脸涨得通红。正当我想着先休息片刻，政治工作部王主任的一句话打破了我的幻想：“身为高原火箭兵精神传人，就要敢于在极限中亮剑。只给5分钟补给，5分钟后继续出发！”

在这短暂的5分钟里，战友们取出干粮一个个狼吞虎咽，生怕吃慢了，没有力气继续完成拉练。

5分钟一到，哨声响起，队伍立即开拔。回头看看我们休息的场地：垃圾已全部入袋，场地干净整洁……

再一次奔袭时，我们的双腿仿佛灌了铅般沉重，但大家仍拼尽全力奔跑。我们翻过了数不尽的坡，拐过了数不尽的弯，途中又经过多次奔袭，路依旧漫长。

到了下午3点，我与5名战友跟营队走散了。见此情形，我们干脆组成了一个互助小组，相互搀扶着继续前行。不久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叫边麻沟的村落。

老班长陈阳边走边说，这个村落是我们的“兄弟村”。以前，我们部队给村民提供过洋芋种植技术，帮助他们的口袋鼓了起来。说话间，陈阳的脸上多了一丝自豪的笑容。

这时，不远处的一座凉亭引起了新兵小张的注意。他大喊着，前面有个凉亭，我们过去休息一会儿。

凉亭下，一些村民正在乘凉。看到我们，村民格外热情。其中，一个头戴白帽、蓄着长胡子的回族大爷紧紧握着我的手，邀我们去他家里喝茶。我们几个赶紧摇头，婉言谢绝了。

村民们说，这位回族大爷叫牧仁，在村里好客出了名。

另一边，几个战友脱下了鞋，磕一磕鞋中的沙粒，顺便看看鞋底磨出的水泡。我从背包里拿出针线包，准备给他们挑水泡。

这一幕恰好被牧仁看到，他扭头就走了。当时，战友们都猜测：他是嫌我们理汰，还是嫌我们不去家里喝茶，生气了？

过了一会儿，牧仁端着茶盘微笑着向我们走来：“你们脚上不方便，那就在这儿喝吧！”

热腾腾的茶水里有红枣、茶叶、桂圆、金银花。牧仁说：“看你们嘴角都起皮了，喝点茶润一下吧！”我与几个战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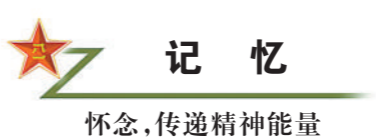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渐渐爱上了高原的一切；在山巅最早见到的日出和最晚送走的夕阳，野狼常常在夜间来到哨所旁的垃圾桶里找东西、岩羊的攀爬能力让人叹为观止、腹部泛白的野驴有些呆萌，而雪豹则最可能在春天造访，发出的声音似婴儿在啼哭……

谈起戍边生活的感悟时，刘永生说：“我幸运地站在这里，为祖国守边防，这辈子也不会后悔。”樊睿说了很多，但我记住了一句话：“我很骄傲，因为我们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。”

“第一道防线，第一道防线……”猝不及防地，我被战士的话震撼到了，一种油然而生的灼热和滚烫自心底涌出：在年轻战士眼里，高原的奉献不止于吃苦，而是更漫长的坚守，乃至献身。他们的前方是对手，是战场，他们的身后是亲人，是家国。在这孤寂的哨所里，青春的誓言可以轻易刻在石头上，但践行却需要强大的决心、深沉的爱和从不畏惧的勇气。

风劲吹起来，我看向哨所外，蓝得纯粹的天空正像蔚蓝大海倒悬，周遭的荒寒和苍莽似乎也并不遥远。这里就是青岛和大连，就是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心心念念的故乡。我与两位战士拥抱、合影。他们戴着防寒面罩，我无法一睹他们的面容，只能看见面罩的鼻处有层薄薄的冰霜，看见黑红皮肤上的双眸透着坚毅。

我深信那目光能射出子弹，因为他们们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。

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茫茫东海之上，散落着数以千计的岛屿。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，诞生过一首著名的军旅歌曲——《军港之夜》。

说起这首起源于蚂蚁岛的军旅歌曲，要从1976年讲起。

彼时，时任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的马金星，到舟山的蚂蚁岛上体验生活。蚂蚁岛孤悬大陆，岛小如“蚂蚁”，曾是全国渔区艰苦创业的典型，其事迹还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过。马金星住在蚂蚁岛村招待所，招待所就筑在海边峭壁之上，推开一扇窗，就望见了海。

那天正值中秋，又逢大潮汛，天上升起一轮明月。霎时，海面上波光粼粼，涨潮时，从远处推来一波又一波的浪涌，哗啦啦地在海岸边炸响。轰隆隆的声音像奔腾的千军万马，通过峭壁的岩石，传送到马金星的耳边。他辗转反侧，再也睡不着了。后来，他干脆打开门窗，让海浪之声恣意地传来，赏月、观海，涛声悠远、空灵，仿佛自己睡在万顷波涛之上。

这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的美妙时光，令他触景生情，浮想联翩，想起了远航在大海上的战友，该是多么辛苦。他眼前灵光一闪，诗兴大发，随即取出笔记本，写下一首小诗：“客浮至渔村，不眠更已深。枕上浸大潮，小窗悬银盆……”

这首小诗有点渔歌风格，写下的却是他此刻的切身感受。

1980年秋，北京要举办一场大型音乐会，希望全军各大单位派人参赛。原海政文工团获悉后，把词曲的创作任务分别交给了团里的马金星和刘诗召，要求他们创作一首贴近生活、引领时代、海军味浓郁的歌曲。

马金星接到作词任务后，冥思苦想。忽然，他有了主意，随即在办公室翻找笔记本，找出当年在蚂蚁岛体验生活时写下的那首小诗。望着这首小诗，他回忆起那夜睡在招待所倾听海涛时的场景。下班后，马金星回到住处，边做饭边想词。倏忽间，他头脑中的灵感飞来，思潮奔涌。

待吃完饭后，在原诗基础上修改后的歌词，已清晰地呈现在他脑海中——

军港的夜啊静悄悄，
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，
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，
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。
海风你轻轻地吹，
海浪你轻轻地摇，
远航的水兵多么辛劳，
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，
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……

马金星写好词，随即把歌词交给作曲家刘诗召。

刘诗召接过歌词，像见到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，激动得两眼放光，一拳打在马金星肩膀上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从写水兵远航回港后休息的情状切入，水兵生活气息浓，见微知著，别出心裁，难得的好歌词啊！”

马金星只顾憨憨地笑。

顿了顿，马金星对刘诗召说，接下去就看你的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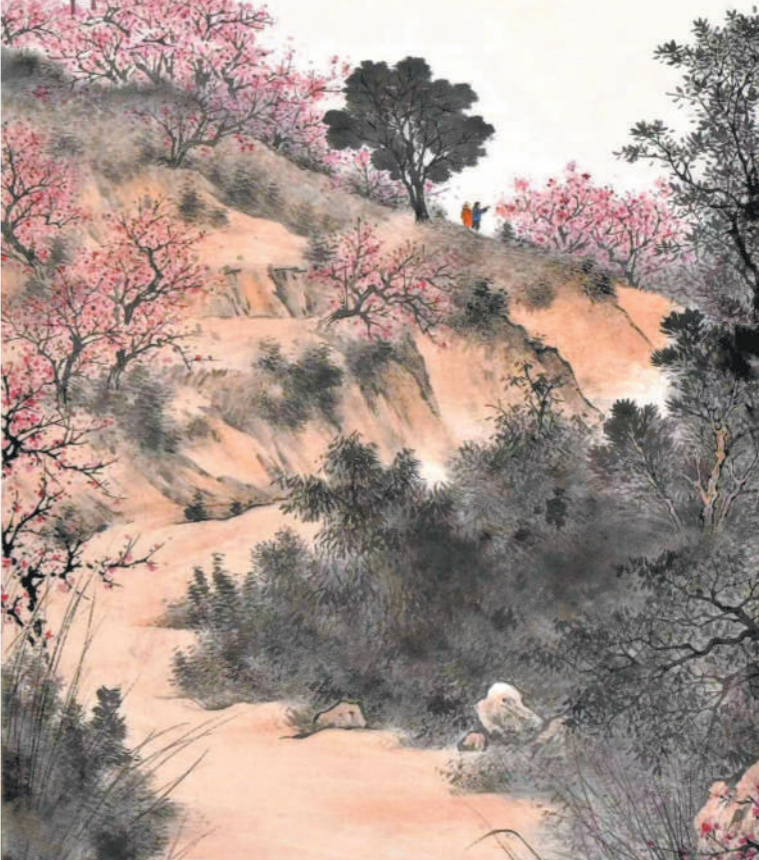
马金星的精彩歌词，一下子激发了刘诗召的创作激情，他记忆的闸门随之洞开——

有一次，刘诗召随军舰远航时遇上风浪，军舰像摇篮一样晃荡。他晕船厉害，呕吐不止，头脑一片混乱。而水兵们

生叶，长茎
花开时
映得满天霞红

黑黑的夜，夜的哨兵
一班一班，守护银星
哦，哨兵
种植黎明的园丁

前方，鲜艳的营旗正迎风招展，原来我们已赶上拉练中的队伍。



赏梅（中国画）

陈鸿彪作

